

左龙作品集

珍藏版

左龙

逍遥岛



PDC

龙作品集

逍 遥 岛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乌 恩

逍遥岛

左 龙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387 千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204—03762—6/1·661 软精装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嵩山极顶，白雪皑皑。少女凌娟与许慕生两情相悦，互生爱慕。然而二人的上辈却有一段宿仇。原来“逍遥剑”乐去奇与“伶仃茄”凌向天齐名武林，两雄相妒，二人暗中杀了对方子女，从此匿迹武林……

若干年后，武林中传说：凡得到“逍遥剑”“伶仃茄”各五招武功之人，可以前往逍遥岛，取一柄“魔刀”和一丹“无计谣”，此宝到手，天下无人能敌。

巨大的诱惑吸引各方豪杰齐集逍遥岛，一时刀光剑影，杀气重重。

“魔刀”落到了“逍遥剑”传人许慕生之手，他不仅遭遇各派武林高手的威胁，还面对“伶仃茄”的后人：淫邪无度的凌曲阳、娇媚可人的凌飞雁雁和深深爱着他的凌娟儿……

爱与仇，血与死，他面临艰难的抉择！

目 录

一	逍遥岛	(1)
二	蜈蚣风筝	(15)
三	逍遥剑与伶仃笳	(35)
四	病	(50)
五	复仇	(66)
六	矮老人	(83)
七	妒忌	(97)
八	竞技	(114)
九	古氏兄弟	(128)
十	疑	(143)
十一	逐、离	(165)
十二	首级	(182)
十三	绝处逢生	(200)
十四	斗	(225)
十五	蒙面女人	(240)
十六	孽种	(258)
十七	淫惑	(279)
十八	情债	(307)

十九	无计谣·····	(324)
二十	友情？爱情？·····	(342)
二十一	情冤·····	(361)
二十二	怪老人·····	(378)
二十三	恨世教·····	(398)
二十四	乐棣与凌一诺·····	(416)
二十五	弑父·····	(435)

一 逍遥岛

七月，正是荔枝成熟的季节。

一片方圆百里的荔枝林中，一串串朱红色的荔枝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叶中，煞是好看。

一个中年女子站在一棵老树下，双手拽着一根粗粗的麻绳，麻绳的另一头绑着竹萝挂在树枝上，竹萝里已经装了半筐荔枝。

树上，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骑坐在树杈上，把一串刚摘下来的荔枝扔到萝筐里。

她一只手抱着树干，另一只手握着小刀，摘一串往箩筐里扔一串，不一会儿，箩筐便满了。

“好啦，小姐，我拽不动了。”

“最后一串了，你看，多漂亮的绿带子。”

树下的女子笑了笑。小姐总把挂绿叫做绿带子，荔枝上那道细细的绿色确实像丝带。

“奶妈，好啦，你放筐子吧。”树上的小女孩大声说道。

树下的夏妈把绳子一节一节地松开，箩筐便渐渐地降到了地上。

“哈，小猴儿摘了多少了？”一位玄服老人来到树林边。

“爷爷。”小女孩扭过头喊道。“噗”地一声跳下树来。

“爷爷，你看，我们摘了两筐了。”

“好，好。”老人仰头望着那棵虬枝叶茂的老树，神色有些黯然。

“荔枝就要摘完了。然后它们的叶子会掉光，只剩下枯枝度过寒冬。明年春天的时候，再开花，再结果。枯荣衰盛，周而复始。生命也是这样的啊……”

老人望着远方缓缓说着。

夏日的风吹得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

不知不觉中，天色有些暗了。

黄昏很美。暮色柔和。红的残阳沉落着，将树林染上一片金红。

一群燕子叽叽喳喳地从天上飞过。孙眉梅抬头看着隐隐约约闪烁的星星问道：

“爷爷，哪一颗星星是爸爸啊？”

“甚么星星？”

老人有些不解。

“奶妈说爸爸上天上去了，可是，爸爸他怎么还不回来呢？”

老人无言以对。

“天上有桂花树，有银河，多好玩啊。爷爷，爸爸会回来看我们吗？”

“也许会的。”老人喟然叹口气，“可是，他死了。”

“死了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再也没有了。不会说话，不会笑，也看不见我们了。”

“死了会吃荔枝吗？”

“不会了。我见过死，其实并不可怕，我也差点死去。”

“我见过吗？”

“你没有，你还太小。那时，你爸爸也只有你这么大，哦，比你还小。爷爷和他们在—个洞里，没有光亮，—丝光亮都没有，也没有吃的，我以为我会就这么死了。”

“后来你死了吗？”

“没有，爷爷没有死。”

老人叹了口气。

“不早了，该回去睡觉了。”

老人顺着长廊走着，刚走到大厅，看到管家福远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老爷，我到处找你呢。少奶奶就要生了。”

“请钱大夫了吗？”

“小姐已经吩咐小茅子去请了。”

“好象原本说八月份才生的。”

“少爷的……少奶奶可能……”

老人不耐烦地挥挥手，打断了福远的话。“你去看看吧。”

“是。”

福远答应道。福远刚走出几步，又站住了，从怀里掏出一只小布包。

“老爷，刚才有人送来这东西。”

老人接过布包，是一个很小的布包。

老人缓缓地打开，又是一层和外面的颜色—样的布。

老人的手忽然颤抖起来。

五颗荔枝核，布包里是五颗干得有些皱巴巴的荔枝核。

“咳，哪家的孩子，会送来些这个。”福远道。

老人的脸色越发的白了，不单只是手在颤抖，连身子也在颤抖，声音也在颤抖。

“很早以前在客厅的茶几上也有过几颗发皱的荔枝核。”福远道。

老人转过头盯着福远，沉声呵问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说。”

福远被老人突如其来的怒气骇呆了。

“我，我，我以为是小姐玩的。所……所以……”

老人伸手扶住身边的柱子。

“是什么时候？”

“是……是今天下午。”

“上次，我问的是上次。”

老人的口气是那么不耐烦。是福远从未见过的。

“我不记得了，我有点记不清了。”

“是少爷死之前吗？”

“好象是。我，我，我不记得了。”

“一定是的，要不然，少爷就不会死了。”

老人神色木然。

老人的手僵硬地抬到半空中，又无力地垂下，好象原来绑在身上的绳索忽然被割除了一般。

“好，好。你去吧。”

孙眉梅回到房间，房间里静悄悄的。

“奶妈，奶妈。”她喊了两声仍没有人回答。

她跑到厨房，奶妈站在灶旁，正往座在灶上的大锅里添水。

“奶妈，我困了。”

“去睡吧。”

“不要洗脸了？”孙眉梅有些奇怪。

“不要了。”

“我要你陪我。”

“我正在忙着呢，人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全乱了，事情来了就都乱了。”

孙眉梅低着头偎在奶妈身旁，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奶妈把孙眉梅搂到怀里，轻声说道：“乖孩子，你就要当姐姐了。”

孙眉梅抬起头，火光映照在她那小小的脸庞上，很好看。

梅若雪躺在床上。

迷糊中，看见南宫平坐在床边。她想睁开眼睛，眼帘竟变得那么沉重。可是，他那双温暖柔和的眼睛清清楚楚地就在面前。

清澈的溪水中，她抚摸着自已年青而又美丽的脸庞。水中的人影，由一而二，由单而双。水影中的南宫平沉声说道：“你便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跟着你。”

梅若雪璨然一笑。

又仿佛是在飞奔的马车上，“踏，踏，踏”的马蹄声那么动听。

忽然，一具紫檀棺木赫然出现在如梦如幻的星空下。好象又回到了那暗无天日的十年。

十年，终日躺在狭小的棺木里，心里满是仇恨。复仇，复仇。

“不。”梅若雪大叫一声。大颗大颗的汗珠不断地滚落在枕头上。

窗梢有银白的月光漏下，细碎地撒在孙眉梅的面上。她翻过身来，右手习惯地去摸旁边。竟然是空的。她猛一下站起来，看见刚才挨着的是奶妈故意放的枕头。

她撇撇嘴，眼泪便流了下来。

“奶妈，奶妈。”

她跳下床。走廊里，树影斑驳。寂静的夜晚，小光脚丫踩在石板地上悄无声息。

一个门……两个门……似乎听到了轻微的喘息声。

她在她母亲的门前站定。

这时，喘息声似乎变得更加粗重了。

孙眉梅有些害怕。

“唉”一声长长的叹息夹杂在喘息声中。

是母亲的声音。

她想推开门。但是刚要伸手，她被一声婴儿的啼哭忽然吓住了。

那么响亮。她不由得退后了几步。

她看到母亲的房门开了。

仅开了一条缝，一个人影闪了出来。惨白的月光映在这个从屋子里出来的人的脸上。这脸迎着月光绽出了一丝诡秘的微笑。

院子的另一边与这里的静寂截然相反。有人尖声叫着：“钱大夫，钱大夫。”有人大声叫着：“小姐，小姐。”乱成了一团。

老人躺在床边的地上。他是以一种怪异的，变了形的姿势僵卧在地上。

是管家福远半夜听见老爷的房间有很奇怪的声音。什么东

西撞击般，“乒，乒”，很奇怪的声音。

福远冲进房间看见老人时，老人斜歪着倚在床脚，左手颤抖得很厉害地指着门外。嘴巴蠕动着，努力要发出声音。

老人身旁散落着五颗干荔枝核。

福远趴到老人胸前，用力掐老人的人中。老人猛地把头偏开，胸脯大幅度地起伏着，整个身子也在一阵阵地颤动。

老人的手依然指着门外。“烧了家。去，去找个地方，躲起来……远远的……”

这是老人最后说的一句话。

“荔枝就要摘完了。然后它们的叶子会掉光，只剩下枯枝度过寒冬。明年春天的时候，再开花，再结果。枯荣衰盛，周而复始。生命也是这样的啊……”

这正是老人黄昏的时候在荔枝树下说的话。

枯荣衰盛，周而复始。

梅若雪低头注视着孩子。

孩子也正看着他，乌黑的眼睛那么清澈透亮。梅若雪抚摸着婴儿润滑的小脸，一串清泪溢出眼角。

这男孩是孙家的唯一的后代，取名孙慕生。

腾起的火光，映红了海面。

孙坦影站在船尾的甲板上，随着火光的腾起，一阵热浪扑面而来。

她的眼睛被热浪灼得眯了起来。

家，生长了三十年的家就这么被吞噬在熊熊大火中。

短短的三个月里，最亲最近的亲人都离开了自己。父亲，哥哥。

眼泪不禁涌了出来。不等眼泪流出眼眶，她连忙用手绢按住眼睛，不能让眼泪流到脸上。

梅若雪笔直地站在甲板上，望着那红红的火海越来越远。航行到第十一天。

梅若雪远远地望着即将出现的久违了的大陆，恍如隔世。十年，十年，人这一辈子有几个十年。

她的心一颤，这种感觉，怎么会和十年前那一天如此相似？缓缓地 will 棺盖托开，缓缓地长身而起。山风吹动，白袍飞舞，身躯竟似也要随风而去。

面上没有半分血色，连那小巧的樱唇都是苍白的。

“你……你是……谁？”南宫平的声音是颤抖的。

这是第一次见到南宫平，也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梅若雪噗哧一笑，南宫平第一次见她时，竟连是夫人还是姑娘都分不清。

南宫平当时的样子既镇定又慌乱，既自信又惊疑。

在苍龙岭上，在那溪水旁，在清澈，银白的流水中，看见了那艳绝人寰的情影。

“这竟是真的，我真的还这么年轻……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想不到，我竟在无意之中，得到了普天之下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驻颜秘术。”

那狂笑声仿佛在耳边响起。她仿佛看到自己霍然长身而起，挥动着那长长的衣袖与满头的秀发，在月光下高歌狂舞。

怎能不高歌狂舞，若是在那暗无天日的棺材里躺了十年，若是过了十年比囚徒还要痛苦万分的生活，若是再也不必像死人似的被困在无法动弹的棺木里……

梅若雪的目光既迷惘又冰冷。

此刻，她没有想狂笑，也没有想高歌，虽然这十年的生活和囚徒也没有什么区别。

她低头看看怀中的儿子，睡得正香。

真不知道往后会遇到什么。

晚上，孙坦影和福远又聊起了父亲的死。

“爹爹最后只说让我们远远地躲起来？”

“是。”

孙坦影和福远相向而坐。

孙坦影的手指轻轻拨弄着那五颗黑褐色的荔枝核。

“我第一次见老爷那么害怕。老爷看见这几颗荔枝核时神色就完全变了。”

“是一个小孩送来的？”

“是。”

“奇怪，爹爹的身上没有伤痕，而且身体一向那么好。下午送来荔枝核，晚上就……这几天岛上出现过什么陌生人吗？”

“没有。事后我派人查过。小岛上就那么几十户人家。”顿了顿福远又道：“老爷的脾气那么好，而且这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岛，不应该有什么仇人。”

“几十年没有出过岛。”孙坦影在心里沉吟着。

孙坦影将那两块包荔枝核的布展开。

烛光下，两块灰色的布，其中一块上面有一块姆指大小的印渍，别无异样。

“福远，船家可是可靠的人？”

“都是在老爷身边最可靠的人。”

“我们要小心些。”

“是。”

孙坦影回到船舱，在铜镜旁坐下，从梳妆柜里取出两只精致的小玉瓶，旋开其中一只的盖子，一阵芳香扑鼻而来。

这两只小瓶子里的东西耗费了她好几年的时间和心血。里面有五十多种花蕊，还有提炼了十多遍从不远千里的地方找来的矿泥，当然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的生命。

一些无关紧要的生命。

她用小指尖轻挑出一点，均匀地搽抹在眼睛周围，再打开另外一只瓶子，同样用小指尖挑出一点，均匀地搽抹在脸上，然后，双手轻轻地拍打着面颊。

这是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不管发生了什么，也不管心情多么的不好，总之，即使天塌下来，这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她探身往前，嘴唇依然那么丰润，双眼依然妩媚，只是，眼角细碎的皱纹怎么也抹不去。再加上这一段日子的操劳，眼圈竟有些发乌。

她仰起头，镜中的脖颈光滑细腻，漂亮得真让她妒嫉。她心中暗笑一下，当然光滑细腻，脖子上没有嘴巴，没有眼睛，也不用笑，当然没有皱纹了。

好几年了，为了这折磨人的皱纹，她从来不敢笑一笑。以前，她是一个多么爱笑的女孩儿啊。

她在镜中最后打量了一番自己，便往后舱走去。

她喜欢听小侄儿那奶声奶气的笑声，更喜欢小侄儿身上那甜甜的味道。

忽然，她感觉腰间一紧，刚想说“不好”，一个中年男子已站在她的面前。

这中年男子出手奇快。

孙坦影的腰被他的匕首顶住。

“你是谁？”孙坦影问道。

那人不出声。

“我爹爹是你害死的？”孙坦影问道。

“不错。”

“我哥哥也是你害死的？”

“不错。”

孙坦影伸手向那人的面门抓去。

那中年男子将匕首轻轻一按，正好按在孙坦影的穴位上，她立即无法动弹。

孙坦影心里焦急万分。

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被暗算。她暗想，自己的武功远远比不上这人，看来，只有尽量拖延时间，再见机行事，设法脱身。

“你最好老实一点，我也许可以饶你不死。”

“你是甚么人？为甚么要害死我爹爹和哥哥？”

“你最好去问你的恶贼爹爹，他做过甚么丧尽天良的事。”

“你胡说。”

“我含辛茹血二十几年，为的就是找到我的仇人。我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你那恶贼爹爹。”

“不可能。我爹爹为人正直，即使与你结下仇恨也一定是为世锄奸。”

“哈，哈，哈！”

那中年男子仰天大笑。

“为世锄奸！为世锄奸？难道何镇伯、刘瑞威、张玉贤……也是奸人？”

“他们？他们当然是顶天立地、举世称颂的英雄好汉。”

“你知道就好。凭你能分辨善恶，我不妨将事实告诉你。”